

吃椿

□ 胡可

阳春三月的天,没有什么吃食是比香椿头更得我心的。一口香椿头涨蛋,让我想起了万物复苏的春天,想起了垂垂老矣的阿奶。

每逢初春,在菜市场,香椿头是蔬菜里的榜首。香椿头的气味是凛冽的清香夹杂着莫名的臭香。就是这股香,引人直上头。

儿时,在这样的好天气里,我常常缠着阿奶给我做香椿头涨蛋。她总是磨不过我,然后站在逼仄的厨房里“滚”出一张张鲜香的饼。昏暗泛旧的厨房在绿意葱茏的春日里,酝酿起别样的香。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深深期盼着春天的到来,对它的离去感到难以言状的不舍。也许是因为天气,也许是因为馋意。

阿奶将香椿头切碎,在碗里打上三四个鸡蛋。并放入一两勺鸡精,少许盐,一勺十三香,最后搅散。她起锅、烧油,又趁油热下锅。之后一边晃锅,一边把握火候。她沿着

锅边,将蛋液均匀细致地铺开。这个过程就像是北方人摊饼,极考验耐心和技术。当然,做出来也像是一张鸡蛋饼。不过一会儿的工夫,一份香椿头涨蛋就做好了。有些地方做香椿头炒蛋更多些。

我轻咬一口,唇齿留香,鲜嫩爽滑。口感层次很丰富,给人一种很特别的感觉。阿奶见我爱吃,又多摊了几张,让我饿的时候能有想头。春天的“绿”与“野”就这样被我吃进了肚子里。

今年趁休假在家,我想复刻记忆中的涨蛋。先是在脑子里回想了阿奶做的过程,又怕有出入,便给她打了电话。我一边赞叹自己的好记性,一边将她说的话记在了本子上,权当菜谱使用了。

一切都像我预想中的那样,顺利进行着。微旺的火苗忽闪忽闪的,香椿头涨蛋也妥帖地贴于锅中。只是在这个时候,我又想起了阿奶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。扯碎涨蛋的一角,细细咀嚼着,嗯,和记忆

中不是一样的味道。我并不是胃口很刁钻的人,但此刻却狠狠地想念阿奶亲手做的涨蛋。

踏上回家的旅途,感受着一路的晓风、细雨、流云。春天就这样随着香椿芽,盈满了我们的呼吸。我这时才明白:思乡、思人有时候自己很难发现。而食物依靠最原始、纯粹的神经和本能,唤起了味蕾深处的记忆,勾起了那一缕想念亲人的情丝,让人意识到思念之情的触角在频繁地抖动。

将到家,阿奶便唤我洗手吃饭。做的都是我爱吃的菜。一桌子的野菜,一屋子的春天。最显眼的当然是那道香椿头涨蛋。阿奶又说起了她那最喜欢的话“把春天吃进肚子里”。这句话很有意思,初听觉得是玩笑话,后才发觉是淳朴的至理。我动筷先吃蛋,味道和记忆中的重叠,别无二致。

吃椿,亦是吃“春”。平平无奇的香椿头把春天的气息淹没进我们的身体里。



看花 钱新明

追忆我的奶奶方玉琴(下)

□ 好楦

从爸爸写的回忆录《我的母亲》中了解到,在生活最为困苦无助的时候,奶奶也曾寻过短见,只是老天不忍,悬于梁上的草绳断了,救回她一命。那一回,她哭得痛彻心扉,此后,便是咬紧了牙关与命运拼搏。或许是想穿了为不珍惜自己的人去死着实不值,或许是舍不得一家老小,或许是看透了世间冷暖不再期望依靠男人的肩膀,单薄清瘦的身板从此扛起了生活的重担。

记忆中,她话不多,总是轻声慢语,神情淡定,从不轻易在人前落泪。我幼时一直和奶奶睡,偶尔半夜尿急醒来,惺忪着眼却分明看见奶奶坐在黑暗里悄然落泪,小小的我不明事由,只知一把搂住奶奶的脖颈,希望小小的身躯能温暖她心中的凄苦。

记得有一年在扬州家里的院子里“晒伏”,几个雕花的樟木(或红木)箱子、一个三层屉的梳妆匣子,漆面虽已斑驳,但十分精致,我们一班孙男孙女好奇地上前摸索,把匣子的抽屉拉开个究竟。奶奶便把我们拘在身边,给我们讲“古经”:那是当年她出嫁时的嫁妆啊!这个箱子装的是四季衣服、多少身旗袍,那个箱子装的是满满当当的丝缎棉布,

梳妆匣子里金银首饰也是件件齐全。为了全家生计,这些好东西都典当干净了,只剩下几个红、绿宝石戒面散落在抽屉的角落。阳光下,只见奶奶的脸上露出深远而沉静的笑颜,久久望着远方出神。一霎时,又见她用手指轻轻掠过眼角,悄悄掖去溢出的泪花。

奶奶的一生中,婚姻没有给予她太多的温暖,然而她却竭尽所能撑起了一个充满爱的家,将三个子女哺育成长、成才、成家,并且照拂了我们孙辈四个孩子。

奶奶床前的五斗橱上有几个带盖子的陶瓷罐,里面装着晚辈孝敬她的桂圆、蜜枣、京枣果之类的吃食,记忆中,从不见奶奶取了吃,大多是分给了我们这一班“小馋猫”。

每逢寒暑假,奶奶便手里抱着弟弟、肩上挎着两个布包、手上拉着我“回老家”。先从矿上搭便车到亭子或下蜀(镇名),然后再搭公共汽车到镇江,走或坐黄包车到渡口乘船到六圩河口,再搭摆渡过河。路途如此折腾,奶奶却总是走得那么坚定,烙在脑海深处的是她紧紧拉着我的手的那份温度和力量。

奶奶看护我们几个孩子

甚是尽心。炎炎夏日,大人们午休都躺下了,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偷偷开了院门出去戏耍,每每都溜出多远就被奶奶逮了回来,家前屋后都是河塘、运河,奶奶是担心我们不知深浅跟村上孩子下河戏水出意外啊!

1984年秋,爸妈帮我转学到金坛念五年级,从此,我与奶奶便拉开了地理上的距离。记得刚去那一年,奶奶因为心中实在挂念我,独自去了一趟金坛,也是唯一一次(奶奶真是聪慧的,她并不认识几个字,但每每出远门,哪怕是从未去过的地方,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年代,她总是能摸得到,她总说“路在嘴边”)。得知我住在大舅家,三个孩子在一起经常会为了抢食而置气,她舍不得我受半点委屈,便和我外婆好言商量了半天,将爱我的接力棒传递给了外公外婆。那会儿,恰逢外婆刚退休,且在航运公司工作的外公在航运新村分得了一室户的房子,此后,我便搬入了外婆家,独享了七年外公外婆的关爱和悉心照顾。

我在金坛读书那会儿,家装电话还未普及,与奶奶的联系甚是稀少,只是偶尔从妈妈的来信中得知奶奶生病了,准

备叶落归根留在扬州养老了。

记得之后有两次假期返乡探望奶奶,一次是她在扬州市里住院,医院就在个园的旁边,听大人说,奶奶得的是不可逆的肺气肿,可能是长期吸烟造成的。作为孩子,我也不懂这病的严重性,天真地以为挂挂盐水、打打针很快就会好起来的,所以也并未有太多的担心和害怕。

另一次回乡,记得奶奶已是成日躺在床上,精神尚好,但人越发清瘦,吃得很少,晚上陪她睡一头,握着她的一把瘦骨有点心痛,但也不知所措。这一次,是我陪在她身边的最后几日。问要帮她做些什么?爱清洁的她,只“麻烦”我和堂姐打了热水帮她清洗了头发,还有每天帮她洗脸、洗脚,再就是陪她讲讲话。深深记得,奶奶跟我说得最多的便是要好好学习,长大要做个有用的人,自己要照顾好自己……

1989年元月5日,奶奶悄然逝去,我们依偎着她的骨灰葬于老家屋后树林中,她说,她要继续守护全家。当月期末考试结束后,外婆送我回父母家,睡到半夜隐约听见外婆和妈妈坐在床上叙述奶奶去世前后的事情,我顿时也惊

醒,“哇”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,久久不能平息,事后一直埋怨妈妈为何之前不告诉我?妈妈反复安慰说,这是奶奶千关照万叮嘱的,为的是不要影响到我学习。这就是我的奶奶,一辈子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。但她不知道,未能在她最后的时光陪伴在她身边,是我心中永远的遗憾。

曾几何时,总在心中默念着,我要好好学习、快快长大,长大了就可以一直承欢于她膝下,我要买世上最好吃的东西、最美的衣衫孝敬她,要带她去更远更好的地方游玩,可是,这一切都还没实现,她怎么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呢?我再也没有奶奶了。之后这30多年,只要一触动此心念,心里便十分难过,也总是止不住泪流满面。

奶奶于我,不仅是10多年的养育之恩,更多的是精神和气质上的培养和影响。奶奶的好,凭我之秃笔,书写不出其光辉灵魂之万一。为寄哀思,在奶奶百年诞辰之时,谨以此篇告慰奶奶在天之灵:奶奶,我们想您了!您的教导我们从未忘记!如您所愿,我们都很努力,全家一切都安好,请您放心!